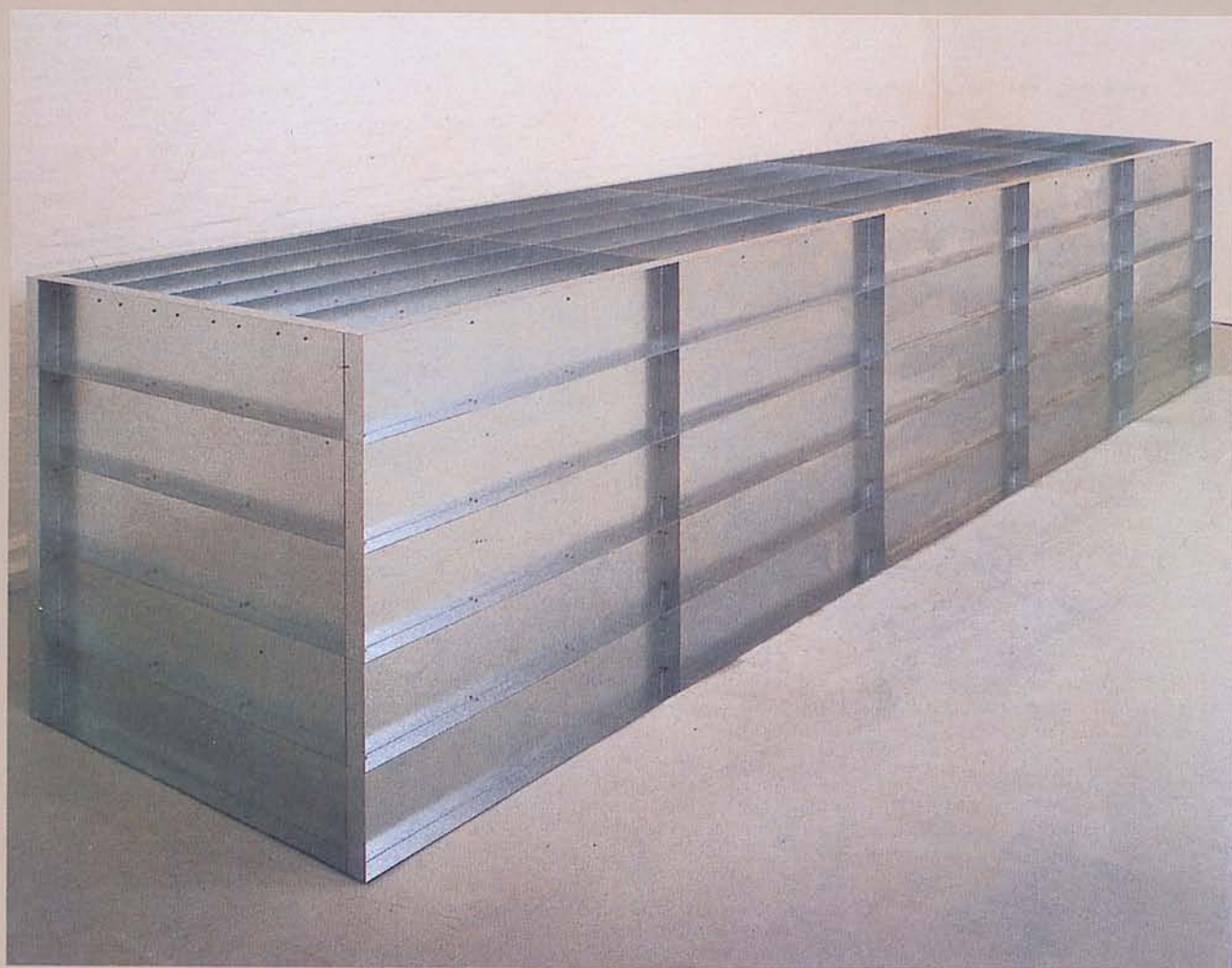


大學生觀看現代藝術之道抽樣(一)

侯宜人



賈德 無題 1989 白鐵 150×750×150 cm

前言

在要求中原大學心理系同學對唐納·賈德(Donald Judd 1928-)最低限主義(Minimalism)風格的作品提出感想並撰寫報告之前,這些學生曾接受約半學期的幻燈片欣賞訓練(但未包括賈德的作品),也包括創作一張「沒有線索」的作品以為思考訓練。

在沒有繪畫技巧訓練的幫助,並且只有一張紙和筆,以及我拒絕定義甚麼是「沒有線索」(只提示性透露線索越多越看得懂)的限制下,同學們着手創作。在短短不到兩個小時的操作後,張張「沒有線索」的畫作出籠,歸納同學們處理該「問題」的方法(不是技法),大致掌握了「看不懂」原則,又可分為

- 一、簡化。將構想以簡筆畫出,讓人看不出那是甚麼。
- 二、亂畫。沒有構想,信筆塗鴨,以速度去消除形象的聯想。
- 三、幾何圖形平均分配。譬如畫格子或不停的重複點線形,以看起來通通一樣去呈現某種圖案效果,消除內容性。
- 四、放大或縮小。給予錯誤線索以達到沒有線索,譬如明明「看起來」是甲,卻是乙放大後的局部。
- 五、不做。將紙張剪個洞去消除一切圖象,洞後的景象成為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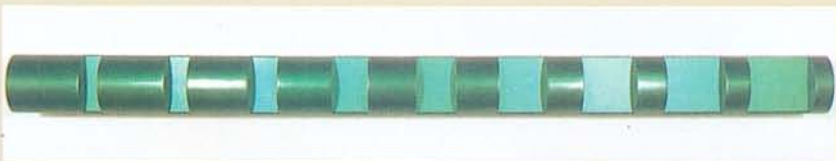
令人驚喜的是,同學們急中生智的對應手法,反應出幾乎所有廿世紀現代藝術的手法及觀念。例如第一類由造形上去線索,呼應了立

體派;第二類從技巧上去線索,正是超現實的自動技法(automatisme);第三類由構圖上去線索,令人想到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1872-1944);第四類由觀賞角度去線索,有如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 1898-1967)的超現實圖象;第五類由內容上去線索,提供多重解釋的閱讀方法,正是觀念藝術經常出現的手法之一。

同時,在欣賞並分析彼此作品後,同學們也都能領會到現代藝術

的若干「精神」,以及所謂「沒有線索」或「看不懂」都只是種說詞——任何作品都可以看出端倪來,換個藝術認知系統,瞭解不同的訴求,欣賞又是另一片天地。

以下就是同學們對一個「很無聊」的長方體,所做「精采」的分析。不但觸及到「藝術」與「認知」的關係(心理系學生對完形心理學已有學理上的認識),竟也貼切的掌握了「最低限主義」所引發「觀看」與「語言」的問題。



賈德 無題 1974

編按:唐納·賈德(Donald Judd 1928-)是美國六〇年代中期崛起的觀念藝術之雕塑家暨藝術評家。

他的創作理念主要是在探討物體的形、秩序和空間三者之間的關係。他深信任何一種形、體積、色彩和外表的樣子都有它本身所要表現的特質。賈德的作品經常使用不同的材質,以相同的矩形體積依序並列來呈現,有時以垂直、水平或成等比級數,運用可互換的單元組合來創作,有時以懸掛或安置的方

式陳列在室內、室外的展覽空間。

簡約、單一和重覆的幾何形體表現,也忠實的反映出美國六〇年代的社會型態與藝術品味。唐納·賈德與一群對五〇年代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那種主觀而感性且無意識的創作過程提出質疑的藝術家,將作品還原到最少、至簡的元素之呈現,同時引發人們對藝術與觀眾之間的重新思考。在藝術史上唐納·賈德通常被歸類為最低限藝術家(Minimal artist)。



賈德 無題 1970 黃銅 22×50×37 cm

銅四方體的藝術

宋明鴻

在開始這篇報告之前，先閱讀了老師在課前所發的文章：「國

旗！國旗！藝術？藝術？」文中敘述一位美國青年畫家的一件作品——將美國國旗放在地上，引起一場藝術之爭，文化結構之爭，在此不詳加描述，因為並非主題，但在文章之中透露出所謂現代藝術正是

個人藝術的抬頭；由文化溯源、社會結構、政治思潮……化歸於個人的內在思維，藝術家作者藉由其藝術家語言表現其個人的思想與情感，從而激發欣賞者的思想與情感，而欣賞者又以其個人的想像空

間的無邊，使得現代藝術的精神無限延伸且擴展至無極。

從這裡來看這個「銅四方體」，我不斷地回憶課堂上在看這幅圖時我所看到的是什麼，也不斷地去想這個銅四方體應該如何去看？從那個角度去看？到底它是什麼？又所欲表達的是什麼？想了許久，事實上我並無法真正能臆測作者真正所欲表達的是什麼樣的思想與情感，因為我並未與他作任何的溝通，但其作品已激發了我的思想。以「我」來看它是一種在空間中具體事物的沈澱，空間中變化萬千的形體化約成一個四方體，就好像一位文學家將其千絲萬縷般的情感以一篇或甚至一句話來表達一般，而這句話能明澈無疑地將其思緒情感表露無盡。而這個銅四方體它可以是一塊磚塊、一棟房屋、一塊巨石……等，作者將這些多變的形體沈澱，也就是這個四方體是一切形體的原點，從此原點向空間延展而發展出各種物像。而於此同時，我也並不認為它像什麼，畢竟它超脫出一般物像的形體之外而獨立於時空中，似乎是時間在空間中物化與凝結並沈澱出的一個形體。

這個銅四方體又讓我聯想到許多人事物的形態上；拿一個人來說，人即是一個形體，從其外觀來看，我可以從正面看，從右側、左側……等各種角度看，雖是同一個形體，但眼睛所得知覺形像則皆不相同。而人是一個生命體，他有思想、有語言、有肢體動作、行為等等，因之，我們想認識了解一個人，絕非僅從其形體，或其內在、外在的某一向度去看，亦不可能同一時間看到他所有層面，其如此複雜難以計量，但終究可以化約成一個在

空間中之瞬間凝結的一個形體——那就是一個「人」，我想這應也是一個沈澱的觀點吧！

對事物也同如此，一件事或物的呈現也有其基本的形體與架構，我們不能單就某一方面就來判定它。如看這個銅四方體，假如從它的正面來看，它可能只呈現一個平面，若從斜角度來看，它可能只呈現一個角形，不論我們怎樣去看，終究無法同時看出它整個形體的完全，雖然我們已能知覺它是一個四方體。似乎所有事、物皆如此。

現在回到這個銅四方體，我依舊不知道作者的原意，但我深信以現代藝術的內涵來看，作者已表達了他所想要表達的藝術，那就是激發了欣賞者的思想與感情，激發了我的想像空間，我與這幅畫發生了互動，而間接的與作者溝通，而我與作者之間的溝通即已發生了現代藝術。

對「完美」的考量

馮熾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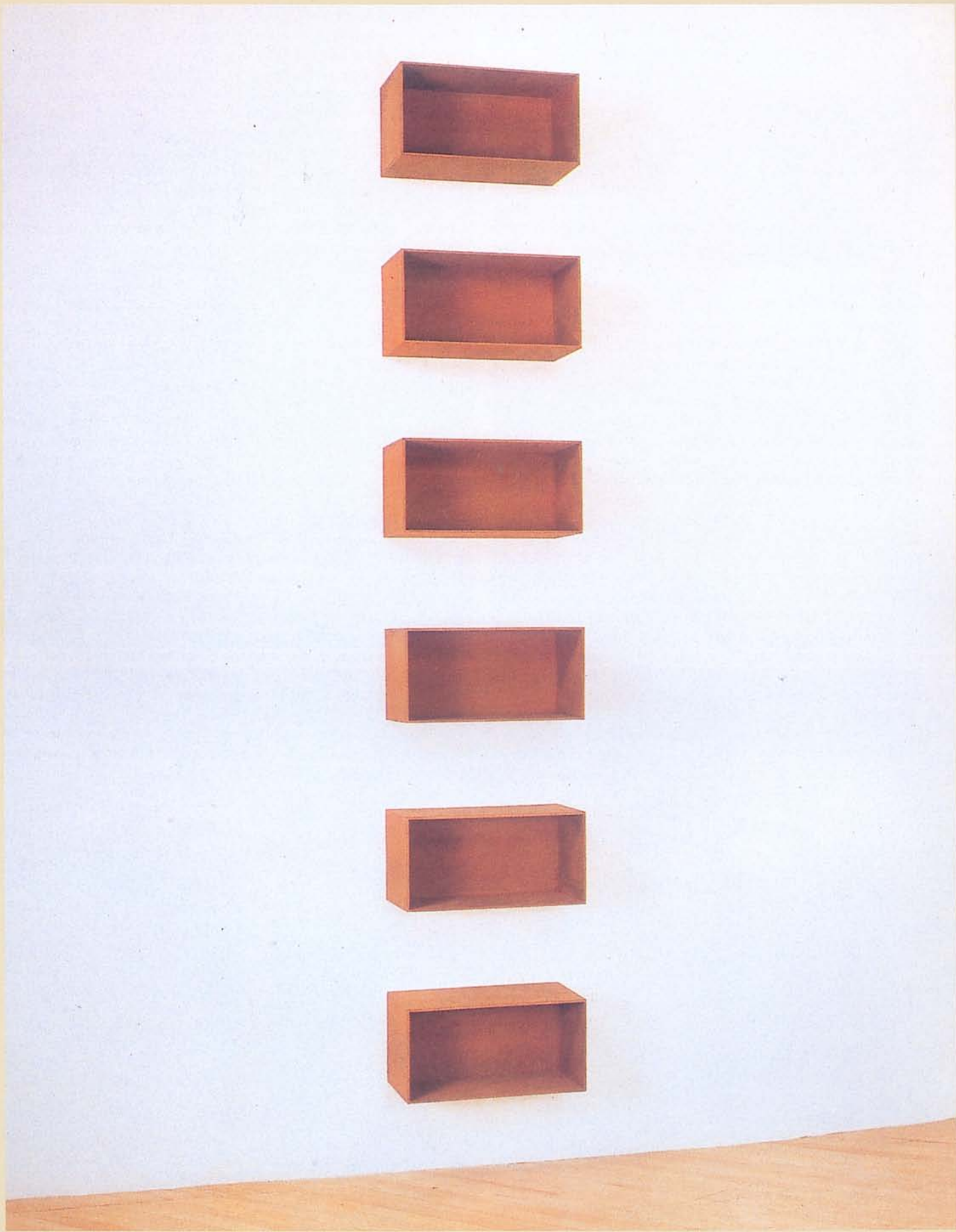
由於過去學過長方體，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是長方體。「先入為主」映入眼簾的是形狀、是象形的文字、符號——是「長方體」。「形」的基本定義是先進入我們的思想領域，也往往蓋住了許多更深、更廣的附加涵義。

如果圓是自然的形狀，長方體則是加了人工的因素而成的，而這件作品黃銅製成的長方體，更是透過「工業」的方法，機器製作出「幾乎」近於「完美」的長方體。用「幾乎」，是因為必竟機器亦是人製成的，一個圓，再怎麼畫都難免有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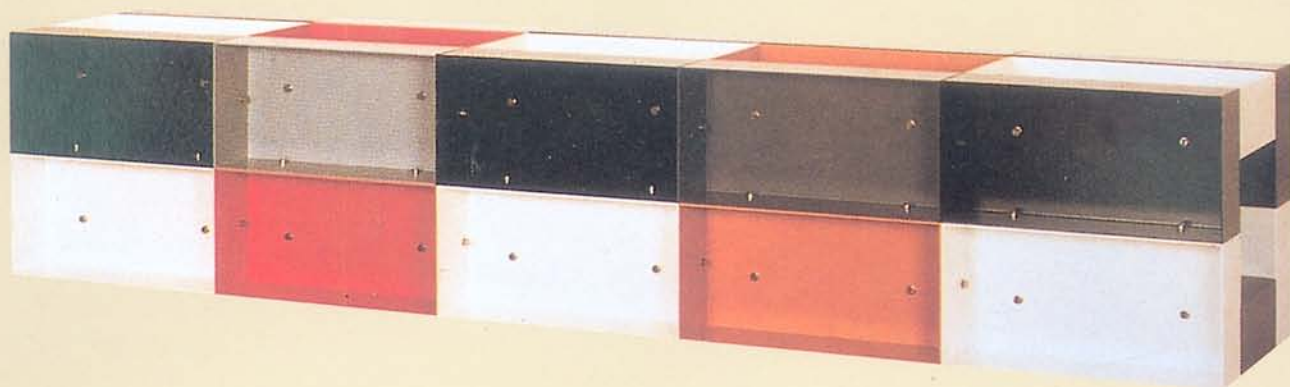
點，如：有起始就有接點就不完美了，即使用模子印仍有缺點，因為模子就有接點了，即使用圓規使每一點都和圓心等距，但卻多了中心點，一樣不完美而且一樣有起始之缺點。而長方體更是如此，接點、角度都可能誤差，雖然小，但終是不完美。而人生也是不完美的，一樣有起始有終點，但卻在無數的嘗試錯誤，從頭，起始、終點的不斷循環中追求進步，追求「幾乎」近於「完美」。因而這件作品也成了我對「理想」的思考。

以黃銅製作，加強了「工業化」「機械化」冰冷，直平之感，它像不想留下線索，也不想與人溝通。黃銅的色澤是功利的「金黃色」，表面光滑而使映入的人像比起鏡中人像更帶幾分不真切的轉折，黃銅也讓我聯想到工業化的社會，人人追求功利，缺少互相關懷、溝通，「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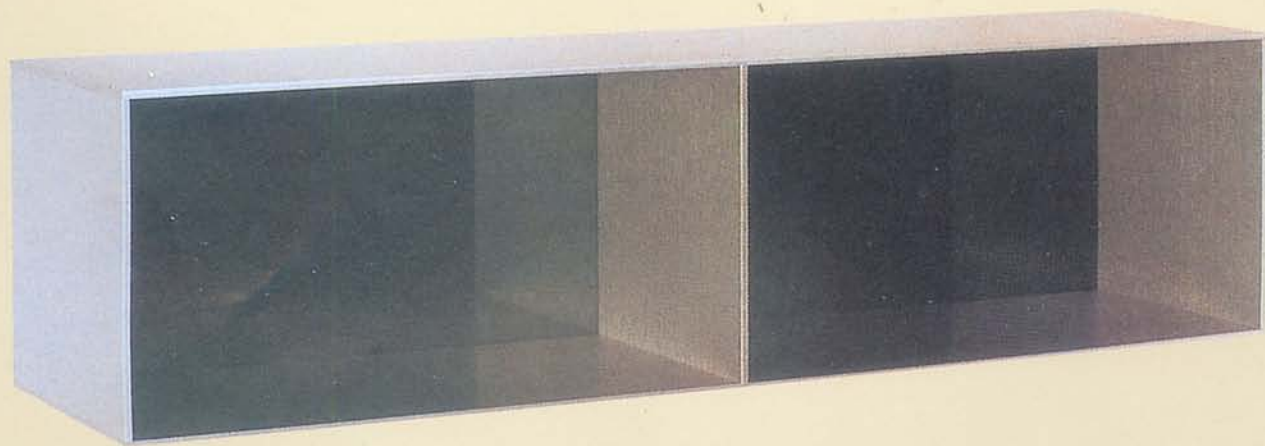
而從作品一出現至寫完報告，我們就不斷的在找線索試圖借收集到的附加涵義去推敲作者作此作品的原意，想「明白」這件作品。而每當老師說明作品之含義或他人詞理充沛的陳述一事時，常會蓋過自己的許多想法，想著他們說的話是否合理，通常在聽的同時思考邏輯運轉方式都是照著別人陳述的邏輯運轉，所以常是覺得別人說得很合理，這時又常會再次省思，以自己的邏輯再加以審核。這一連串的思考往往把當初疑問自己的想法擱置一旁，因當初的瞬間又沒有存入長期記憶，常常會忘了自己當初曾有的想法。這就是「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原因了。「先入為主」亦是如此，被那早先有的觀念牽著走，要是沒有停下來想一下，就只有一味



賈德 無題 1989 Cor-ten 300×50×25 cm



賈德 無題 1987 彩繪鋁框 30×30×150 cm



賈德 無題 1987 鋁框·綠色與黑色塑膠玻璃 25.4×25.4×101.6 cm



賈德 無題 1987 彩繪鋁框 30×30×180 cm

「承襲」，沒有進步了。而停下來想一下，就會再不斷的搜尋、擴大範圍、或又拾回當初遺忘的自己的想法，如此，就有了不同，有了更新，就有了進步。而有了進步，就又向「完美」接近了些。

人生雖無完美，但卻可在不斷的接近完美時豐富自己的人生，而不會單調乏味。真正的完美，就是終點、極至，也就是靜止了，靜止了，就單調了，所以，宇宙的主宰就讓人生沒有完美。

長方體，亦提醒了我們單調、冰冷，違反了人性，別忘了社會工業化的同時，社會文化需要的反是溫情。

異象終結者

蘇智源

幻燈片中所顯示的，也不過是在一個諾大的房間內，地面上放置一個 22×50×37 立方英寸大小的銅塊，長方體，有著黃金色澤般的表面，並且其平滑的各平面均有如一面黃銅鏡，反射出不同空間中的「成像」，所謂「成像」是指在鏡內（或鏡後）所形成的景像。這樣的一幅畫面似乎在構圖上沒什麼特別和複雜度。

然而從擺設的角度來看，一個四方體，在地上，在房間內，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好像不難看到類似的情景，但是比較不同的一點，一般我們所接觸到的，大多是生活中的「局部現象」，也許和其他現象參雜在一起，而這一幅圖所表現的，是一個有空間的物體放置在一大空間之內，除此之外，就沒有其它的

顯眼物，因此畫面「單純」了許多。整幅圖不管給什麼人看，至少也都能指出畫面是一個東西在一屋中，在這種近乎一致性的答案下，正說明了它單純的程度，單純到——沒線索——無法去解釋或不知從何處去解釋，彷彿在面對它時大家都成了智障和白痴。

也許它就是它，它不是什麼。當觀者第一眼看到它時的認知，也就是觀者唯一的認知，當然是最後結論的認知。不論每個觀者的職業、性別、學歷、專長、理解、氣質、年齡等個別差異有多麼的不同和獨特，所得到的結果是相同的。依「心理測驗學」的術語來說，其「信度」應該等於 1。所謂信度，是指一個測驗對同樣一個人以不同方式所測得的分數之一致性，信度係數之值介於 0 至 1，等於 1 即表示這份測驗對同一個人始終只得到一個唯一的分數，根據這一段的引述，也顯示無論觀者的此刻心情和上一次觀看的心情有多大的改變，看後的結論還是相同。一幅如此單純的畫，只有如此一個單純的意念來表達給觀者，不正是符合了「文字」本身的理想情形：它就是它（或「它」就是「它」）。

再回到幻燈片本身，我們發現這塊黃銅的色澤似乎使整個畫面感染了金黃的光輝，也許是經由黃銅所反射出之金黃色光線的渲染，而經由黃銅本身的反射，可從每個面看到房中的其他角落，也就是說，這塊黃銅就好像是一個每個面由黃銅鏡所拼組而成的一長方體。除了我們可看到物體和房間有長、寬、高三個向度外，黃銅內似乎存在著另一個向度，因此，可以說這是一具有四度空間的畫面。這種現象就

有如把兩面鏡子對放著，我們可以發現兩面鏡中有另一長長而無盡頭的向度。有人說所謂的第四向度，就是指「時間」，而鏡中的「世界」，正是光線在時間的流逝下，來回於兩鏡中所形成的「象」。因此鏡內的向度亦是一個具有長、寬、高的空間，這個空間是相對於我們所生存的空間，一般所稱「四度空間」就是指這種向度。回到幻燈片中的銅體，我們可發現黃銅內部存在一個內空間，如果以照相當時的空間而言，這個黃銅內的空間是「虛」的，但假如這個「虛」的空間是「實」的，那吾人存在的空間便是「虛」的。實實虛虛、真真假假，這種曖昧關係更是令人摸不著頭緒。而這種現象也發生在銅塊和房間的相對應關係上，有如一挖空的畫框掛於牆上一樣，到底銅塊是主題，還是房間為主題，此一主從現象也是令人無法確定的。

簡而言之，這件作品線索太少，若要以複雜或深入的討論解析，可能會遇上許多的疑竇。這也就是說，其實這是一幅不可解的圖，而它所表現的就是一個房間內的四方體。由古典到現代各畫派，雖然所畫的圖都有作家的意念，但經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對畫就有不同觀點。也許解釋上會有出入，然而一幅能夠完整傳達作家意念的畫作實在是相當罕見，就此觀點來看，這件作品真的堪稱為現代藝術分歧異象的終結者。

在「像」(Should Be)與「是」(To Be)之間

邱永林

當一個長五十英吋，寬三十七英吋，高二十二英吋的黃銅製長方體被放置在某個美術館的展覽廳中，試想，我們會對這件物體（暫不稱為作品）產生怎樣的觀感？無疑地，大多數的觀眾都會嘗試將個人過去生活經驗與這件陌生的物體作一個粗略或複雜的比較。因此有人會說他覺得這個物體像個銅棺（甚或他會肯定地表示這是作者有意要傳達死亡的意念），另外有人卻認為它像是一塊大金塊或是大餐桌……。每個人都可以說出它“像”什麼，而且許多人還以自己豐富的想法力為榮呢！

在這件物體中，我們不妨檢視「像」與「是」兩者之間的區別。人類的認知有一種傾向，就是傾向於將曖昧不明的線索，解釋為「像」什麼；而將明顯確定的線索解釋為「是」什麼。例如下列一串線索：哺乳類，四足，人類的好朋友，高興時會搖尾巴，會汪汪叫……，無疑地，每個人都會肯定地說：「啊！我曉得了，那是狗。」假如給你另一串線索：金屬製，會發出聲音，能反射光線……，有些人的答案可能就不會那麼確定了，他們可能會說：「嗯……聽起來有點像是銅鑼，又有點像是一張CD唱片。」在這件黃銅製長方體物品之中，我們似乎陷入了這樣的迷思之中。我們祇考慮到「它像甚麼」？而未有將問題還原至「它是甚麼」？有了這層省思之後，物體就具有意義，成了「作品」。

我們對藝術的觀點一向是認為它應該是企圖向觀者傳達某些意念，並且具有超乎形象之外的意義。這種定義是如此地合理而高尚，以致於極少人去質疑它，但是

在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之後的藝術工作者便開始勇敢地嘗試去挑戰「藝術溝通的必要性」，也就是說藝術不必一定要讓觀者產生共鳴，它可以是僅僅簡單到擺置一截木頭或一疊磚塊。在極複雜的環境中呈現最低限內容的物品，的確會使人反而感到非常困惑，但是我認為這種困惑是很重要的，沒有困惑正是人類的文明病之一。因為我們已經太習慣將任何事件、人物都加以標籤化(labelling)而忘了還它(他，她)一個真實的面貌。我們常說某人是某大公司老闆，留美博士，或開的是BMW，年薪百萬……等，關於人的價值永遠與「價值」有關，而不再關心人的本質，不再想去了解他過的是怎樣的生活，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甚或他究竟是不是一個人？

現代人，我們是否該深思呢？

後記：

我由這件作品中得到了這些反省，雖然我不敢說這是件很令人愉快的經驗，但是在我內心中，我已獲致一股動力，藉著這力量，我將更有勇氣繼續去探索有關人的問題，從而發掘出深刻的喜悅之泉。

與黃銅立方體的對話

徐安平

靜立的黃銅塊
六個面六條路六個方向垂直
通不通到羅馬？

是金屬是冰涼
是不是銅棺

是不是貨櫃
是不是鎖紙
壓著大地如桌地皮如紙
是不是舞台
是不是珠寶盒
是不是垃圾箱
抓住所有廢棄的、無價的

銅的分子銅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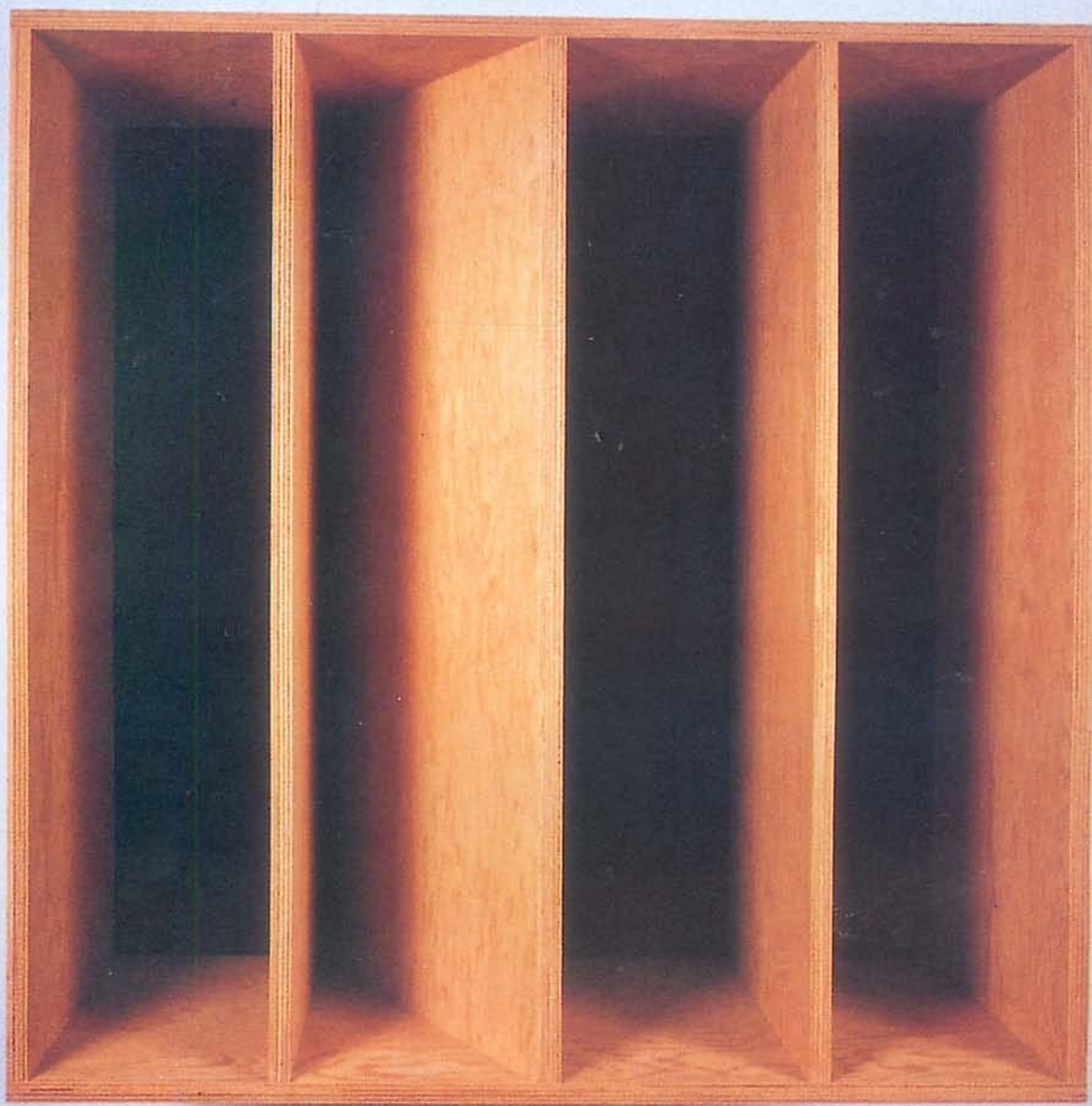
你是什麼你不是什麼？
你是人的造物不是神的遊戲
你是人的藝術不是動物的食物
凝固著、凝視著
哪裡是你的味、嗅、視聽與思考？
哪裡是你被放置的地方？

如果我沈默著 並且
無意義地花費生命
(時光像空氣般流去)
如果沒什麼可解釋
你為什麼這個樣
我為什麼這個樣
如果我可以走六個方向 到羅馬
我和你有什麼不同？

所以你想說的我想說的 話
是不是和普羅大眾一樣
和二十世紀的人一樣
冷漠 垂直 有稜有角 平板 且
安於被放置
類似 頑固 自以為是 簡單 且
源於被塑造

什麼是身 什麼是價
當我們被外表套上社會的繮繩
一輩子總要拖著批評的貨架
沿街叫賣著
直到資本主義日落西下

靜立的黃銅塊



賈德 無題 1989 三夾板，塑膠玻璃 100×100×50 cm

懂不懂？你！真善美和感官享受
懂不懂？你！道德階級優越卑下
腐朽的十九世紀的秤可秤不起你的
二十幾磅

給我一根煙
管他實的還是虛的重要
管他變的還是不變的重要
你不是規則我不是你籠裡的鳥
二十世紀的精神

我看你是塊蛋糕
你知道
離開社會規範
才是一個人